



沉痛悼念严东生先生

1918年2月10日——2016年9月18日

宏才大略 科学人生

众望所矧·沉痛悼念严东生先生特刊

指导老师：陆彩飞
主编：王拓
编委：杜文献、潘琳钰、童昆、于宇
主办：研究生会
承办：《众望所矧》编辑部
沉痛悼念严东生先生特刊

崇高的人格，终身的导师

——沉痛悼念我的导师严东生先生

施剑林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记得两年前的送别孙先生的追悼会上，已经很虚弱的您坐在轮椅上，用颤抖孱弱的声音和与您相伴了一生的爱人道别：“璧妹你先安心去吧，在那边等着我！不久我们就会再相见的！”声音虽轻但语气坚定，让站立在两厢的后辈们听了悲痛无措，久久无法忘怀。两年来，日渐虚弱消瘦的您大多在轮椅和病床上度过。握着您那瘦骨嶙峋的手，来看望您的人心里既难过，又暗暗盼望着您能渐渐康复。可是，严老师，今天，您平静而又安详地离我们而去了。虽然知道，这一天迟早会降临，但目睹这一切，眼睛还是一下子湿润模糊，不能自己。嗓子里犹如堵了一大团异物，纵有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从何处说起。

慢慢静下心来，回想起三十三年前，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那就是我，来到当时名扬海内外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所的“严东生”这个响亮的名声。一开始，我在所里跟随林祖镗老师攻读硕士学位，三年后我参加了博士资格考试，如愿成为了您的学生。按照您的意思，我的研究方向从快离子导体转向了超细氧化锆粉体的制备与烧结研究。当时您还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其他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职务在身，但即使如此，当您知道我对陶瓷粉体的团聚和烧结问题有点心得的时候，在日理万机的间隙，回所后抽出空来约我讨论有关学术问题。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完成后，您又通读论文，进行精心的指导和把关，并推荐给当时所领导和其他相关研究者。

毕业后我听您的安排，来到您组织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当时还叫开放实验室），算是最早在重点实验室的正式编制人员，在这里我继续就氧化锆粉体团聚问题、晶粒生长、显微结构发展和烧结致密化等课题开展研究。这期间您是中科院特邀顾问，仍是那么的繁忙，为了科学院和硅酸盐所的工作，为学科的规划、项目的组织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等事宜殚精竭虑、关心备至。但您也没有忘记关心和推动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的发展，以至于后来我从事陶瓷固相烧结理论研究时，您还是不断地给予指点，一起探讨相关理论问题。我递交给您的学术论文，你百忙之中还是那么认真地阅读，逐字逐句地精心修改。您的严谨的学术作风，问题思考的深入精辟和高超卓越的英文水平，令学生我十二分地敬仰，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后来您作为材料与化学界的前辈，敏锐察觉到纳米科技在全球的兴起，于是和高校的一位科学家共同发起我国关于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的研究，组织并实施了国家第一个纳米科技的攀登计划，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青年研究骨干。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您已是八十高龄了。是您又亲自倡导并安排在我所开展关于介孔材料的基础研究，由我作为负责人，带领几名青年学生开始了一个全新方向的研究。要说现在我们在介孔复合结构的非均相催化材料，以及介孔氧化硅纳米颗粒的物理解释和靶向运输等方面上有一点科研的成绩，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也是您当年的安排、指导和鼓励的结果。

严老师，您的一生横跨了北洋、民国和新中国等的各个历史阶段，见证并经历了我们国家几乎数不清的各种动荡和变化、耻辱与兴衰和近三十年的崛起。您作为新中国刚成立就回国工作的老一辈科学家，有幸在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化学与材料学科的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您对科学事业执着追求，古稀之年领导研究所乃至全国的结构陶瓷研究，年过八十在研究所部署基础研究的新方向，年届九十还在领导我所人工晶体的有关研究和国际合作。但是相比这些，作为您的学生，我更为您高尚的人格魅力、堪称楷模的道德典范、认真严谨的学术风范、平和谦虚的为人处世和与人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所折服，并受到极大的影响。您对上从不媚俗讨好，对下从不居高训斥，对待同事学生平等和蔼。尽管学术界各种不良风气仍在盛行，但您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去影响别人和左右事件的发展。您领导了那么多的研究项目，但最后在获奖名单里您的名字要么没有出现，要么放在了最后。严老师，您高尚的人格、对事业的执着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将把它作为一身的财富去珍藏和铭记。

严老师，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我常常回想起我刚刚博士毕业时，在您的办公室听您关于博士毕业后应该留在国内开展工作为国效力的谆谆教导；回想起您把每期的Nature 和Science的相关文章转给我们参考借鉴；回想起我取得一点点学术成绩的时候您对我的褒奖鼓励；回想起我在德国不长的访问工作期间，读到您给我的回信时的内心激动；回想起我在担任硅酸盐所所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期间您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还回想起，在您八十和九十大寿时，您的音容笑貌和乐达幽默的答谢致辞：才八十呢，我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着我；人生九十才过半嘛，……。我更记得，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还是有负于您的殷切希望，让学生内心一直愧对您对我长久以来的期待和包容。

严老师，让我再叫您一声老师！您是我终身的导师，是学术的导师，更是人生的导师。

江城子

——悼念严先生

邢云飞

宏才大略材料人。学五车，深谋虑。九十为半，揭开“上帝”纱。科学生涯七十载，穷毕生，绘蓝图。

微晓瑟秋辞与沪。眼婆娑，心如割。丰碑永存，留得后人念。满园桃李艳芬芳，勤学术，奠大师。

我们当如何向前

林文娇

9月18日上午，我得知严东生先生逝世的消息。作为一个刚进所的学生，我并未见过严先生，但知道是他投注毕生精力带动我国无机材料、带动硅酸盐所的发展，他是咱们硅酸盐所的创始人，是我们所众多导师的导师。

第二天，我去现场参加协助严先生的吊唁活动。我在岗接待的第一个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说自己是严先生儿子的好友，然后他缓缓走进吊唁堂。听到司仪说“向严东生先生三鞠躬”时，我突然感觉自己胸口不知被什么东西堵着，眼眶在发热。缓缓鞠躬，献花，静静地看关于严先生生前事迹的视频，再仔仔细细将堂上所有的挽联看完，老人没有再说什么，每个步伐都那么慢，仿佛害怕漏掉任何一点东西。

瞬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自己的长者告别，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生命太过脆弱，我们还有太多无奈，纵使严先生这般科研巨星也无法逃离生死。然而几十年的沧海沉浮，或许他们对这些早已坦然，更多的是安静地作别，安静地接过逝者的接力棒，这便是最好的缅怀。

生命之上，更重要的是信仰。或许于严先生而言，他的信仰便是急国家之需。严先生的一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科技而奉献。严先生的伟大，更在于他毕生对于这种信仰的坚持。看来吊唁的各界人士，除去我所师生，还有社会、企业、其他院校、所系等各方代表，无一不受严先生的教导与影响。而这些人又将在各行各业服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看着这些，我陷入思考。我，应当如何度过我的一生？或许我不能像严先生这般居功至伟，影响深远，但我也愿让自己毫无价值。至少，它不应该是简单的生存过。无论一个人在追求什么，这一路，定有困难，也必有茫然时有彷徨，然而，当年老时回望自己的一生，我希望我也能像严先生一般，曾一往无前，为自己的热爱与信仰而奋斗。

当一个生命离去，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以悲伤，以沉默。逝者已矣，悲伤和惋惜却不能轻易由理智克制。巨星陨落，我们又当如何向前？或者，逝者更希望生者传承精神，完成未尽的事业。

经年伏案科研，一朝桃李天下

肖晓

马太福音有一句话“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要成就一番事业，只能选择一种执着，并且要走很久，不可能遍地开花。严院士的一生都投身于科研之中，女儿严燕来教授这样评价父亲：“爸爸一生只为工作，从不虚度光阴。”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很多影响因素。童年，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这是外因。严院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兄弟姐妹皆在不同领域诸如医学、数学、机械等有所建树。大学考入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不可不说是非常优秀的人。但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1949年春，他以全A的成绩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陶瓷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同年被选为西格马赛等四个荣誉学会会员，这在当时毕业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毅然带着图书资料和一身的学习于1950年4月回到祖国。

胸怀视野和一腔爱国情怀成就了他，兢兢业业和创新精神使他在材料科研当面对大放异彩。

不断追溯和求索科学问题的源头，探究其中最细微的结构变化和性能表征，不是为了表面的变化，而是在探求真正的本质。

严院士送出去的学生，都按时回国，挑起了国内科研的大梁。他们都对国家的进步抱有期望并且在踏踏实实为之努力。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先后培养了十余名研究生，在高温结构材料、高温涂层、陶瓷物理化学和快离子导体、纳米材料科学等学科方面带出了一批学科带头人。

为家国而奋斗，为科研而献身。严院士的内心很强大，有一条明确的路，自己提盏灯，充耳不闻反对与质疑，抵挡诱惑，十年如一日，纵独行不回头。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科学家。是很小的时候在语文课本看到的邓稼先的故事，那时候看不太懂，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籍籍无名专心做一件事，只喜欢功名成就的那份快意。心有一隅，志向便只有房子般的大小，心有四方天地，志向便畅游四海。不论身处何地，都有为理想不停歇的坚韧。大家都是普通人，坚持一件事不容易，有些人走了两步就中断，但也有人被质疑千次，依然走到了最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即使光阴蹉跎磨去一点，也总有人在坚持，专心研究科研，即使我们以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也会铭记这些科学家带来的贡献。并不断的鞭策自己，在人生的路上，除了对自己负责，还能做些什么。